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遐叔文集卷一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顧裕涇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二

李遐叔文集　　別集類一　唐

提要

臣等謹案李遐叔文集四卷唐李華撰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中遷監察御史為權幸所疾徙右補闕安禄山反明皇入蜀華為賊所得偽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戸叅軍李峴表置幕府擢吏部

員外郎以風痺去官卒新舊唐書俱載入文苑傳中舊唐書又稱華有文集十卷行於時而獨孤及序則稱自監察已前十卷號為前集其後二十卷為中集卷數頗不合馬端臨經籍考不列其目則南宋時原本已亡此本不知何人所編蓋取唐文粹文苑英華諸書所載裒集類次而仍以及序冠之者故但有篇次而無卷目然銓叙頗備亦可以便觀覽

故析為四卷著之於録華遭踐危亂汚辱賊庭晚而自傷每托之文章以見意如權皐銘云潰而不滓瑜而不瑕元德秀銘云貞玉白華不緇不磷四皓銘云道不可屈南山採芝悚慕元風徘徊古詞史並以為稱道微婉然具志雖可憫而失節之愆終不能以自盖論者又未嘗不深惜之至其文詞緜麗精彩煥發實可追配古之作者蕭頴士見所著含元

殿賦而以為在景福之上靈光之下其品評庶幾無愧當時因其才名遂於頡士遂謂其少宏傑氣其實殊未盡然也集中原有盧坦楊烈婦二傳檢勘皆李翱之文今並從刋削焉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李遐叔文集原序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為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檝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為梏拲拲守之如奉法令闞皐陶史克之作則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檝

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帝唐以文德敷乂於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天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浸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用三代文章律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為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咏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至若記敘編録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

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形於今於時文士馳鶩飈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楊黃荂而窺咸韶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遠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廉根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達神明其任職釐務外若坦蕩而内持正性謙而不犯見義乃勇舉善惟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讐與朋友交然諾著於天下其偉詞麗藻

則和氣之餘也學愽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述作則筆端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愽學宏詞皆為科首由南和尉擢秘書省校書郎八載歷伊闕尉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羿工乎中微拙於使人無已譽公才與時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鱗羽之於虬鸞也十一載拜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政柄貪猾當路公入司方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嚮列郡為肅為姦黨所嫉不容於

御史府除右補闕禄山之難方命圯族者蔽天聰明勇者不得奮明者不得謀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誅兇渠完封疆之策閽犬迎吠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人在鄴初潼關敗書聞或勸公走蜀詣行在所公曰奈方寸何間行問安否然後輦母安輿而逃謀未果為盜所獲二京既復坐謫杭州司功太夫人棄敬養公自傷悼以事君故踐危亂而不能安親既受汙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隨牒願終養而遭天不弔由是銜罔極之痛者

三故雖除喪抱終身之慼焉謂志已厭息陳力之願焉因屏居江淮閒省躬遺名誓心自絶無何詔授左補闕又加尚書司封員外郎璽書連徵公卿已下傾首延佇至止之日將以司言處公公曰焉有隳節辱志者可以荷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梁公峴之領選江南也表為從事加檢校吏部郎明年遇風痺徙家於山陽疾痼貧甚課子弟力農圃贍衣服雅好修無生法以冥寂思慮視爵禄形骸與遺土同惟吳楚之士君子譔家

傳修墓版及郡邑頌賢守宰功德者靡不齎貨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以為子孫榮公遇勝日時復綴錄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素所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至校書郎以前八卷并舜山公主誌文竇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端員外沈起居興宗裴員外騰文別元亘詩并楊騎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以後迄至於今所著述

者公長男羔字宗叙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以前十卷號為前集其後二十卷頌賦詩歌碑表序論誌記讚祭文且一百四十四篇為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議世道則原卜論質文論主文而譎諫則言鹽舍元殿賦敦禮教則哀節婦賦二孝讚與外孫女二孩書表賢達盛德則元魯山碣房太尉德銘崔賓客集序德先生誄權著作墓表李夫人傳靈夫人頌一生死之間抒其交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咏情性達於事

變則詠古詩辨卿大夫族姓則盧監神道碑思舊則三
賢論自叙則别相里造范倫序詮佛教以要而會其異
同則南泉真禪師左谿郎禪師碑其餘雖比興萬變而
未始不根於道德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覿容貌
聽詞氣而後覩其行若使束帶立於史臣之位且備獻
替足以潤色王度正一代之訓典天而病之國不幸也
然遐叔身甚病而心甚壯文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逸
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為後集及常遊公

之藩也久故録其述作之所以然著於篇獨孤及序

李遐叔文集卷一

唐 李華 撰

望瀑泉賦

曙無雲兮川無波泛余舟於空碧彼廬山浮重湖之上兮峨極天之峻壁凝黛色之深明噫林嶺之岑寂何神造之杳冥躍騰泉於山脊孤流皎皎於蒼翠翠淙千仞兮懸帛玉縺縺於寥天銀河垂於廣澤春風雷兮簁霜

雪穿重雲而下射白龍倒飲於平湖若天地之初闢委涵涵涵兮東逝詎知夫維今之在昔何倚高帆而一望豁余心兮灑滌近古有雁門上德兮昭洗塵昏柴桑間士兮捨印推尊靈境殊象詮微究源人已古兮山在泉無心兮道存將默貫於精極欲置之而不言

含元殿賦并序

宮殿之賦論者以靈光為宗然諸侯之遺事盖務恢張飛動而已自茲已降代有詞傑播於聲頌則無間焉夫

先王建都營室必相地形詢卜筮考以農隙工以子來
虞人獻山林之幹太史占日月之吉雖班張左思角立
前代未能備也而曩之文士賦長笛洞簫懷握之細則
廣言山川之阻采伐之勤至於都邑宮室宏模廓度則
畧而不云其體病矣至若陰陽慘舒之變宜於壯麗棟
宇繩墨之間鄰於政教豈前修不逮將俟聖德而啓臣
心輒極思慮作含元殿賦陋百王之制度出羣子之胸
臆非敢厚自夸耀以希名譽欲使後之觀者知聖代有

頌德之臣焉其詞曰

維皇高宗穆端命於元穹萬有千歲鍾景祚於洪裔建北宮之尊嚴上取法於天帝乃圖正殿之迪居規崇山而定制信神明幽贊而人謀襲契不然何前王曠此之雄麗也先是大司空帥其屬執度而相之曰美哉川原驁乎其大亘坤靈兮配乾剛坤順乾而為龍舒廣衍兮走羣山紛却面而朝宗陵正陽之奕奕欝佳氣之葱葱葢昊天之作而皇祇授元聖獲以造新宮也乃審於龜

筮龜筮叶從太卜以告神人咸同皇曰欽哉是將宜於
朕躬因以鴻稱含元建名易乾坤之說曰含弘光大又
曰元亨利貞括萬象以為尊特巍巍乎上京則命徵盤
石之匠下荆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崔
嵬擇一幹於千木規大壯於喬枚聲坎坎於青雲若神
踣而顛摧勢動連崖拉風捽雷倒勁梢於窮谷斬巨柢
於昭回時也山祇効靈波神作氣為桴為筏羽疊鱗萃
朝泛江漢夕出河渭雲奔山横交積於作宫之地於是

農事既收靈臺勿亟子來而就役者周邦畿而溥四海咸忘勞而獻力乃張為廣庭考正極星邦伯是經國工研精剡盤冏以為址太階積而三重因博厚而順髙明築陵天之四墉四墉既列太階如截下上相嶔崿以沈沈其始也星鎚電交於萬堵霜鋸氷解於千尋擁棟為山攢杆如林乃卜日月之吉以成帝室虹梁勁於中極椳桷𧤗以礱窻折姑繇以為楹隤喬山以為礩飛重簷以切霞烟素壁以留日神標峻樀鬼疊層楣高卑迭作

尋尺相持木從繩而後正楝㨾守而不危階瑩氷級瓦
敷鱗差蕩晶景而升降欻瞺皆以交輝聳大厦之奇傑
勢將頽而復飛爰詔有司練日推時徵考室於周頌會
公卿以落之丕赫哉如俯如跂若合若離跡森修邃以
窅徹怳檕駥而巖巍謂衝飈激海兮漩瀹淪以無底奔
雷觸山兮掉巘嵒而傾敧石鮫拖首於堂廡狀出雲而
撐鬐崇高之制靈丘上盤隣斗極之光耀邇天漢之波
瀾察鑿枘之吞吐吸山巖而水攢建升龍之大旆邈不

不至於階端崢嶸孱顏下視南山照燭無間七耀迴環
㰀欲赫以突兀攄閎引以蕭椒捧帝座於三辰衝天街
之九逵進而仰之騫龍首而張鳳翼退而瞻之岌樹巔
而崪雲末嶷兮峨峨巨鼇戴仙山而出滄波劃兮煌煌
燭龍折穹穴而臨北方排層城而廓帝居豁閶闔而面
蒼蒼左翔鸞而右棲鳳翹兩闕而為翼環阿閣以周墀
象龍行之曲直夾雙壺以鴻洞啓重門之呀赫趨堂塗
而未半望宸居而累息惟上聖之欽明爰聽政而布德

去雕璣與金玉紬漢京之文飾熾丹臒於夌曾抗重霄
而競色若乃紫微晨矚彤墀夜明雲薄萬拱風交四棠
冬止其陽則釋裘而燠夏休其陰則捐絺以清旂獵風
而振響葉墜露而成聲懸櫨駢湊疎柱奔列複檻罥綴
高窓景㪅黱日翳而罘連矐天開而中絶形持神而欲
離足僂步而將跌貯昭訓之崇崇瞵光範之揭揭其南
則丹鳳啓途遐矚荆吳十扇開閉陰陽睢盱容鼎九扃
方駕五車示王者之無外不樹屏於清都望仙闢於巽

維建福敞於坤隅偃朱旗而櫜玄甲屯佗佗之驍夫其後則深闈秘殿曼宇蹀楹瑞木交陰玄墀砥平鮮飈歷廡凌霰飄英陰藹武闥增華穆清玉燭内融則嘉盛豐備太陽臨照而天下文明古有六寢御茲一人令也三朝緜古是因布大命於宣政澹玄心於紫宸羲和弭節於通乾望舒停景於觀象密勿旒扆臣人是仰左黄閣而右紫微命伊臯以為長其下則鶡冠魚服良家茂族厲禁非宜金吾領之其前則置兩石以䘏刑張三侯以

興武告善之旌登聞之鼓節晷漏於鍾律架危樓之筍簴以辨内外之差以正東西之序天光流於紫庭倒景入於朱户騰祥雲之郁靄映旭日之葱蘢清渠導於元氣玉樹生於景風夷坦數里徘徊無窮羅千乘與萬騎曾不得半乎其中厥初經營天下既乂文物未周孤其壯麗蓋重施於勞非不懐也乃眷睿孫睿孫開元萬寓晏清而大和掩書契之所論既克廣於崇搆聲明備而益尊蓋聖皇之孝也輝綽變化兮動揺乾坤其東於是

弘文教而開館對日華之清閟蓋左學之遺制協前王之講德其西於是延載筆之良史俯月華之峻扉集賢人於别殿朝命婦於中闈王風闡而成化隂教備而不虧加以詠周詩而展親睦睿衛而敦敘因合族而來宴置更衣之豐宇至於殿内諸曹則左右有局通軒並廡物有恒司供無廢舉又有銀璫珥貂寺人巷伯奉宣出納之命更踐宫中之役熊羆之旅董以龍武矛戟森森材官羽林聲破丘山氣讋飛沈爪抉千鈞跟騰百尋克

壯皇威恊比其心其外則校人掌馬天駟在閑以備順
遊放牧其間望我鑾和陟彼高山猶慮㥏韋或遺國容
未備乃立掌畫之司館通事之吏職在達下情於上天
傚王言於有位堧通太極隥指龍池重門内注複道潛
移幽峻肅以相屬光彤融以熺熺懸象著明帝座維三
皇居設位俯察仰參翼室正中游宮次南北起含元其
容眈眈㧾而言之如山之壽則曰蓬萊如日之升則曰
大明自兹而北燕遊所經達於苑囿不可殫名周盧更

呵亟以環衛南端百仞上極霄際却視𦍃(?)盎經途廣深綿以層城黮為重陰至若時雨膏田九農悏暢雲歸山穴儵以昭曠白日麗於宮隅混晶光而益壯於是風師歛威纖壒不升頽絶揺芒葉無翻稜自中徂外鏡洗川澄弦直閶闔井畫溝塍靡迤泰山陂陁漢陵知稼穡之艱難見皇王之廢興及乎玄冥戒寒海神飛雪瑤城粉野琪樹森列玉宇琁堦雲門露闢天華與霽朗日朝徹赤旗降庭朱柱艶月仰白帝而金精開披河宮而銀燭

發其或蠻夷不至帝用興戎降元帥於天上發神謀於
禁中皇靈震耀殄厥渠凶犒犒武臣此焉獻功效俘虜
而陳器械恢莫大之威容爾乃時殷仲冬日正南至上
公奉尊羣后在位一人壽昌萬國承賜式燕以樂欣欣
且醉乃撞宮懸砯碣天地及乎獻歲元辰東風發春懸
法象魏與人維新儼文物於王庭兼九代而宿陳威儀
之嚴山嶽振振若太一披絪緼而俯百神既而咸造勿褻
會朝清明璿柄指寅寢闈發扃皇帝御袞龍之法服佩

蒼璧之純精執鎮圭導朱紘降輦登階徽閒玉聲於是典禮之官贊王就位南面穆然至若甸侯采衛要荒閩貊輸其方貢罔不來格統以千官六卿二伯司儀敘進象胥重譯肅肅委皮乾乾奠璧設以庭燎天烘地赫雷鼓殷殷朱干玉戚神籞如生熊羆愕眙危昂歇向歊爛歕射金根玉輅太常少帛火烈門拆霜交陛戟乃進元元以觀禮瑱億兆之增增金吾南首麾之以肱遮攀援而聳仰齊儼企而冠騰太史來告卿雲勃興瀧豊澤於生

人答上玄之休徵申命司寇緩刑冢卿降德秩山川而問耆老周雨露而均邦國華戎竭歡喜氣塡塞揭金雞於太淸炫晨陽於正色慶抃之聲不踰辰而靄四域當斯時也驅周驟漢於廓煥爛王臨於朝天地貞觀靈宮巖巖上下交贊蓋所以法乾道而遵帝度豈惟安體而明威者哉夫瑤臺之靡不可以刑萬國土階之陋不可以儀天下奢不孫而儉固允執中於大位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富哉上聖之宏議也詩歌楚室頌美泮宮諸侯

之事也雲夢甘泉宴恢景福辟王之志也論諸侯曷若戴天子嘉辟王曷若尊聖人烈烈盛唐祖武宗文五帝赧德六王慙勲而政本乎慈用過乎儉夫蒼生所奉者惟君所愛者惟親寧有君親宅體於卑室而臣子得安其身乎故有熊明庭帝姚總期從人欲也天垂定星易有大壯君人者法焉聖朝猶斥其華而憑其質令是殿也者惟鐵石丹素無加飾焉身居玄妙心與萬姓同畝之勞以是臨衆何衆不賔以是享神何神不若其德

歟雖欲宮崑崙而館不周城八極而隍四海猶未足儲
鴻醇而術丕耀豈咸鎬一京之所在崇四瀆之前式勅
懷鉛之小臣俾讐書於禁中正百代之遺文由是循環
天造耳目維新敢頌成功告於神宗無媿斯干之什式
昭聖德之容頌曰
帝作含元含元言言崒若日觀呀為天門太階三層遠
法崑崙鎮茲秦野揭以周原列文祖宗永錫孝孫孝孫
有慶於以施令奄甸萬姓受天休命歌之頌之管磬宜

之穆穆皇君壽考無期既成斯文客有勸之上者對曰前王之光祥絶瑞乃聖朝之細事令休徽已厭於聰明頌聲亦飫於天意私歌竊抃乃臣子之本志又焉足以薦聞哉客曰不然今至尊明發不寐有懐先皇周文之孝也允恭克讓先溢海外堯舜之謙也自即位以來上下之休嘉神人之詠歌歌於睿躬則固辭頌於宗廟則無斁今吾子之文明昭乎累聖之耿光美於大君之孝德可進而退宜言而黙使雅頌之音卷而不舒猶坦蕩

其胸臆無乃過歟為人之下者有可達於君親雖濵於

死亦冐行之況宗廟啓其心哉臣華嘗聞遷善之規顧

附升歌之末

哀節婦賦并序

武康尉薄自牧嘗謂余曰僕有賢女適江陰尉鄒待徵

徵亦良士僕志之矣鄒子孤立時無古人誰復知之余

常記其言及江左之亂待徵解印竄匿其妻為盜所驅

將辱之妻密以待徵官告託付村媪尋待徵付焉而後

就死嗚呼自喪亂以來士女以貞烈殆斃者衆余不盡知之若薄氏者與其父遊聞其聲義動於江南又焉得不賦之命曰哀節婦賦云爾

昔歲羣盜並起横行海浙江陰萬户化爲凝血無蘭不焚無玉不折峩峩薄媛淵然明節自牧之子待徵之妻玉德蘭姿女之英兮鄒也避禍伏於榛莽婉如之嬪執爲囚虜匍匐泥沙極望無睹出授官之告託垂白之姥姥感夫人爰達鄒君兵解求屍宛在江濆哀風起爲連

波病氣結為孤雲鳧鴈為之哀鳴日月為之蒙昏端表移景而恒直勁芳貫霜而獨存知子莫若父誠哉長者言

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集序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於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

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恥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遯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寖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夫帝唐文行臣太子賔客贈禮部尚書博陵孝公崔氏諱沔字善沖安平公愷之少子也世為德表門為上族振發純英滋漸名訓大包淑和高厲遐清行先乎孝藝裕乎文貲孝可以股肱

王室揆文可以弼成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召見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公嫉邪忿佞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遷起居舍人學該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郎議事惟允遷給事中立言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擢御史中丞剛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秘書少監動為人範除左庶子宜均大政拜中書侍郎望尊地逼出為魏州刺史人惟求舊入為左散騎常

侍貳東宫居守集賢院學士秘書監太子賔客蕭懐州刺史罷州復職副守薨於位時開元二十四年冬仲月旬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内冠帶涕哀宗師公為御史緩輸誠之囚持國屬之罪為給事中拒貴倖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為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陜東之人仆而復起宦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大行權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李揚州瑱宋上黨遥宋兵部鼎等僉為國器在中書

詔命之出上考天時下從人心異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州屬雨水敗稼乃弛禁便人先行後聞活者萬計公自爲常侍賓客恒任介正德播天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地竟孤其道時乎初公與元兄御史渾齊名弱冠遊京師縉紳儒學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旣而御史君夭歿公終於副守則向之所屬適爲人慟哉公之侍疾也孝達於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蔬終身慈不貸奸貞不肆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及

人慱厚崇高篤實有耀儔於古烈盖魯衛之君子歟在魏州車駕東廵闕外諸侯公為上第由是分掌選署仕進之族知勸焉親交隣里飢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衣蒸甞之奠待公而後具故禄廩雖厚家未甞足開元中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非飲食卑宫室濯衣澣冠俾人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慚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不及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卒蹈於中庸翻然於不廸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羣謀未允

公援六經仲百氏覆於時事事舉其中天下莫不諷誦
焉文集經亂離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甫
進士擢第校書郎陜縣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嗣子祐
甫論譔先志一卷為第三十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
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叙治亂之源備矣豈唯比
物諧聲為文章而已乎奉詔修道德經疏藏於三閣行
乎天下反魏晉之浮誕合玄言於世教其於道也至乎
哉祐甫純孝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明發

不寐泣次遺文以華北州隣壤婚姻之舊嘗趨公門備閱家編祐甫代華為校書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孰詞則不敏有古之直焉

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趙郡李華為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梁國鄱陽忠烈王之後曽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莒縣丞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

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舉滿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
尉桂州參軍秘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
修書請君適逃不與相見淮南連帥表君為揚州功曹
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為介君以先世寄殯嵩
濮因之遷祔終事至汝南而没春秋若干嗚呼天下儒
林為之顣頞君為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為揚州參軍也
丁家難去官為正字親故請君著書未終篇御史府以
君為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為河南參軍寮屬多嫉君才

名上司以吏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有故其髙節
深識皎皎如此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
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最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
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
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
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
干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此外皆叟絶無聞近日陳拾
遺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為已

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歿於旅次有文十卷行於世
其篇目雖存章句遺逸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詞者也
是後之為文者取以為法焉今海内至廣人民至衆求
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存為蘇州常
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名於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為
敘力疾直書云爾

楊騎曹集序

開元天寶之間海内和平君子得從容於學以是詞人

材碩者衆然將相屢非其人化流於茍進成俗故體道者寡矣夫子門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無人兼之雖德尊於藝亦難乎備也後之學者希慕先賢其著也亦名高天下行修言道以文吾見其人矣弘農楊君諱極字齊物隋觀德王之後祖正朞會王府諮議父珣永平令得進士舉邦族高之君幼孤事繼母以孝聞讀書務盡其義為文務申其志義盡則君子之道弘矣志申則君子之言信矣舉進士時刑部侍郎樂安孫公逖以

文章之冠為考功員外郎精試羣材君以南陽張茂之
京兆杜鴻漸瑯邪顏真卿蘭陵蕭穎士河東柳芳天水
趙驊頓丘李琚趙郡李崿李頎南陽張階常山閻防范
陽張南容高平郗昂等連年高第華亦與焉既而丁艱
禮足哀餘名教稱之外調補太子正字歷右驍騎衛曹
參軍求道於弘正禪師百千人中獨受心要與清和張
茂之房安禹鉅鹿魏幼卿為禪惠之交河南元德秀陸
據崔罷范陽盧治為道義之交大官薦賢使臣請介莫

不推君為首以方外為意不之受也識者讜議以論道許之質純氣和動必由道談笑中雅名理入玄所著文章多入玄中雅之才者也不幸嬰風疾逝於京洛享年五十八向道之流聞之涕洟君及張房既没而邊疆起釁殘虐天下神祐善人安靜其終始乎終始之理至矣遊方之内為哀遊方之外為道或固然歟永泰二年余旅疾延陵故人之孤更來候余君子孤年十餘一身奉親孝敬和敏有先人風與余鄰居昕夕相望候余小間

捧君之集十卷詩賦贊序頌記策凡一百七十五篇咨余為序眎之愴然且名之曰德元字之曰長宗昔許衛尉與徐孝穆友善衛尉孤善心年在童孺奉孝穆殘曲盡情禮孝穆憐之延譽當時況德元在羇旅之中集先人文拜乎床下求宣往烈余於孝穆之感不其倍乎乃如其篇第因舉其行事以德元孤幼不知先父之執故為備陳之

雲母泉詩序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中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湩末派如淳醬烹茶淅蒸灌園漱齒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牆階道路烱烱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癖痼疥搔之疾華深樂之頼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為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挂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

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
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不至華泝江而西次於
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顧屬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
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狥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
波一聞猨聲不覺涕下況支離多病年齒始衰願餌藥
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爇予心寄懐此篇亦
以書公之志也
晨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髙秋天地清山

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徹淨金界夤緣流玉英澤藥
滋畦茂氣染茶甌馨飲液盡眉壽飧和皆體平瓚漿駐
容髮甘露瑩心靈岱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願言構蓬
蓽荷鍤引泠泠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此心不能已
寤寐見吾兄曾結頳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虵
豕尚縱橫江漢阻攜手天涯萬里情恩光起憔悴西上
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猨啼巴丘戍月上武
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由會友生雲泉不可忘何日遂躬

耕

登頭陁寺東樓詩序

侍御韋公延安戚清江漢舅氏員外象名高天下賓主相持賢乎哉王師雷行北舉幽朔太尉公分麾下之旅付帷幄之賓與前相張洪州夾攻海冦方收東越夏首地當郵置吉語日聞喜氣塡塞於江湖生人鼓舞於王澤頭陀古寺簡棲遺文境勝可以澡濯心靈詞髙可以繼聲金石二大夫會臺寺之賢携京華之舊十有餘人

燦如瓊華輝動江甸涉金地登朱樓吾無住心酒亦隨盡將以斗擻煩襟觀身齊物日炤元氣天清太空無有遠近皆如掌内辨衡巫於點黛指洞庭於片白古今横前江下茂樹方黑春雲一色曰屈平宋玉其文宏而靡則知楚都物象有以佐之舅氏謂華老於文德忘其瑣劣使為諸公叙事不敢煩也詞達而已矣

江州卧疾送李侍御序

侍御歷惣漢上湖陰江左之賦王府之入不匱愛人之

頌有餘前相國劉公居佐帝庭行恤人隱侍御時賢高
譽盛府舊僚傳檄速駕江城風動當天心厭兵品物思
理將東貪狼之口掩破骨之傷濡足而前化危為安此
大丈夫懸弧四方之志與夫竄身漁釣山林枯槁異日
論也天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聖人在上夔龍宣力
而老夫甘心貧賤得非人生窮達固有分耶方理舟潯
陽追迹幽人解纓綱陵顥淳雖病痼齒衰而神王顯頓
之中齋榮辱一視聽是非哀樂無自入矣侍御忽告余

行余知悒焉軫心豈紛累未滌將悲亦有道且以簪擊茶甌歌而餞之曰江沉沉兮雨凄凄洲渚没兮𤣥雲低傷别心兮聞鼓鼙

送十三舅適越序

舅氏適越華拜送西階之下俟命席端舅氏曰吾交侍御鮑君夫玉待琢者也知我者鮑君成我者鮑君是以如越求琢於鮑昔子路去魯告顔生曰何以贈我夫贈人以言古之道也況背楚山凌浙河覩會稽之險棹鏡

水之波窺禹穴之宾宾仰秦望之峨峨如不誠我汝將若何華拜手曰柔而立咎繇所以成九德也寬而靜師乙所以諧五聲也文犀明珠之珍伏於掌握之間此君子所以愜令名也再拜稽首

送薛九遠遊序

士之舒羽毛宣聲調不在高位自有道奇王允玄晏發左思名盛當時價壓百代薛都卿以夷澹養素以文章導志自浙右游湖左一句一韻遍於衣冠江山為之鮮

潤煙景以之明滅其餘情性所得盖古人之儔歟南陽有晷兼有道之髙玄晏之道論其措意則王允左思豈其遠乎恵然訪余告以行邁將棹溪吳越濡札江嶠東南勝事落爾胷中况為諸侯上賔知大夫之官族古所貴勉之哉病叟李遐叔贈

送房七西遊梁宋序

君子既學之患不能行也河南房敬叔其行之者歟我思古人之道其房君哉安親於羇旅之中講道於茅茨

之下不改其樂以文會之吾與房也顔子屢空曾參衣
敝聞宋之君子落落有奇節奇節發於仁義者也以顔
曾之行求仁義之均勉旃斯有望

送薄九自牧往義興序

中明檢而能曠年邁體衰而人罕知之陽羡山深水潤
海隅幽阻而人罕知之以中明之玄姿黙識陽羡之清
猗秀石人乎哉清乎哉之子所以為貴也詩者輔佐情
懷其舊俗則泰伯之讓德延陵之髙風因是而阻王孫

緣物而興之遠也夫

送張十五往吳中序

邯鄲遐叔風病目疾家貧不能具藥爰以言自醫南陽張士容引帽攝策晨告余曰雖耕楚田而無耰費相里杭州刑部郎李君以道教我以文博我將求飦粥於二賢可乎余諗之曰嘗讀大雅美張仲之德子其後乎欲而求仁愚以為可今賢士君子多在江淮之間吾見二丈夫必開館拂席眄相如之王聲盡家之有無也不爾

者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息言息言此獲麟之絶筆也

送觀往吴中序

見覯送蘭州兄詩敬不踰節情而中禮是篇也得詩人之一端矣先王省方命太師陳詩以觀人風固非遠嶠之松雪清江之雲月變也久矣將如之何觀其勉之在昔蘭陵府君髙平懟公柏仁懿公兄弟三人有重名於天下鉅鹿蘭陵之穆也故揚州孝公後之觀之世父也

高平贇之嫡也吾後之宣城文昭公柏仁之嗣也故中丞蘇州後之夫知卿大夫之族姓班位之高下見貴春秋而此道將亡自族之不知況他人乎觀於經感士匄郯子之祖德於史慕子長孟堅之自叙羇旅無書往吴中蒐以備家傳之遺闕附之於篇吾病矣老矣是行也慰我祇命聿修之心永泰二年四月庚寅叔父華序

送何蕢序

廬江何秀才棹流千里俟余柴門執弟子見師之禮余

竦然自何德以堪之意者賢大夫賈廬州待余異等談余過實是以致秀才神邁氣專文詞有調孤雲超忽逈出秋江若游公卿間必成名然赤光湛盧擬物冰斷其發也在磨礪而已用此申千里之報也何氏之先喆比干德通神明受策阜昌世為大官有勲有德逌追來孝亦以祝秀才也元老趙公華參疇年之歎夫貴與尊議功論德不究其涯秀才將奉郡之命宣方面之烈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臥疾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贈別序

華與二賢早相得偕修君子之儒而獨無成偕勵人臣之道而獨失節偕遇文明之運而獨衰病天寶中奉詔廉軍政北至朔垂駐車山陰辱司徒公太尉公一盼之恩先時為伊闕尉忝相公尚書約子孫之契不幸孤負所知虧頓受汙流落江湖於今六年大明升於陽谷幽蟄附於光耀元惡掃除太階如砥天下衣冠謂華為相府故人詔書屢下促華赴職稽首震惶恨無毛羽左司

員外郎張公侍御史相里公殿中侍御史張公監察御史范公嚴公望髙職雄持斧登車江湖霜清道路風起華也潦倒龍鍾百疾叢體衣無完帛器無兼蔬以妻子為童僕以笠履為車服並轂無由呻吟舟中大別之陽有焞龜之父揲蓍之老華請占命之厚薄乃裹龜囊蓍而言曰三靈人為宗則人過於蓍龜也耳目主於心則心過於視聽也足下被儒者之服讀先聖之書與身消息足知性命胡為而煩子子之二物不足占足下華病

不能拜拳拳扣頭敬承先生况服勤西方之教久齋生死之域言其外者則儒不成矣與匹夫同敗名節矣與墨劓同既衰病矣與廢疾同雖牽率危僶俛匍匐顛沛君父含弘宰政不遺適為朝廷之穢相府之羞也又安得恃為故人哉其内者則大師微旨幸遊其藩甘露灌注於心源寶月照明於眼界無得之分可與進矣負薪之憂忍不為言江亭憑檻平視漢皐武昌柳暗湓城花發一榮一枯有懽有感離别之念又焉得不悲乎四言詩

雅之遺也以貺雅士盍以雅為贈乎則知車馬佩玉之多反為末也病夫李華序

與表弟盧復書

八月八日外兄李華敬簡盧十五弟則之處秋風漸高路出泗上將詣職役如所料乎往返勞止當與時俱暢也華疹疾無聊賢姊與諸君尋常耳福鄉漸減弟勿憂之與弟別來十餘年比聞在代朔之地明時道舉出身乃能上為寡姊下為孤甥求為雁門主簿束身戎馬之

間始終無過之地此一難也時方艱危動隔生死骨肉妻子寄在河朔一身萬里省姊淮南此二難也喪亂以來時多茍且松貞玉粹亦變頹流唯弟卓然介立寒俗文詞學問守正不移金石之聲泠然在聽此三難也五姓之中盧為峻茂根源上古歷世著明降及聖唐仁賢不絕外家陵替稍久弟其勉之盧氏有諶翁祭法又世以書聞華恨未見弟為廣訪求也南祖分於何祖帝師令有四房誰各承後弟為華具條流相報也頃撰軍罷舅

神道碑後其房族由來意欲如軍罷之志廣外家之美令萬代聞見不復討譜牒也華質性鈍弱而慕汲黯卜式之直晩歲思夫子互鄉之見林宗賈淑之後若悟此道仁在其中易坤元之説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大雅曰既明且哲德合天德老氏所弘夫子所述既自以為戒亦規弟持正也弟正直太過不能容納時人是以相箴努力無忽近有鄭五書信否四姊處得消息無忽忽

不次華敬簡

與弟莒書

三兄報汝吾疹疾一定汝憂吾疾令吾將息一一用汝語念汝知之且作判官事中丞叔父小心戒慎不離使司昔田仁任安俱大將軍舍人卧馬廐中無何詔大將軍出征匈奴遣大夫趙禹選大將軍官屬舍人衣服鮮明二子冠帶𩔖頳趙禹獨與二子言論於禁中即日召見皆拜二千石汝有二子之實未遇趙公之舉馬廐高眠古今一也又仲尼嘗為委吏歎曰富貴如可求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魏舒為郎官時屬沙汰乃襆被而出自言曰當自我始大才當大用如時人不識何為歎憤哉先師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汝能自修況事叔父吾之休廢永無榮耀於伯仲之間自非深仁高義長才厚德又焉肯惠於朽壤枯木哉莒省吾意當努力也不次三兄報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

十年晚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為内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裴氏始恩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祝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疏畧話及舊事云無此例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踈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日出髙眠爭覽盤器何曽有此儀可為歎息世教如此何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

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易曰主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翺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翺將翔弋鳧與雁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為婦今此禮淩夷人從茍且婦人尊於丈夫羣陰制於太陽世教

淪替一至於此可為墮淚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此最為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冪䍦必為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為丈夫之象丈夫為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於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頽風敗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説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麗

已能承順十五姊顔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旅病乍聞甚慰意凡人不恚尊行不慈訓恚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姊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二子省

無疆頌八首

臣華言伏以漢明帝時徼外蠻夷槃木白狼獻詩歌德屬事史官況臣自曽祖至臣備國家職員臣又逮事玄宗肅宗今以餘年獲事陛下官歷御史補闕尚書郎命

薄多病不獲奔赴闕庭恐先朝露同於泥塵若無歌詩頌德曽蠻夷不若也敢述列聖為無疆頌式昭皇家大慶無窮謹昧死稽首以聞

高祖元頌一

昊昊旻天監於下甸興有德行維隨之杪時黷陰凝陽潛未登人思炤矣雷行龍興盪濯雰慝文明乎萬國垂仁蒸人載覩天監保我子孫巍巍皇皇後之皇丕承之

太宗烈頌二

高祖受天命誕興太宗承天之命帝煬昏逾黎民毒痛甚藝於爐甚溺於塗以號以呼呼天無辜高祖謂太宗爾必有天下爾其訏謨太宗稽首恭受天命臣請滌除張我師撫征四國剪薙羣慝鼓一方三方震驚黙昭其靈隨顧而平我負我乳我安我成以奉君父以臨天下任忠孝文武建禮章樂舞我雖明德諫則納汝時惟帝降佑之自古明后莫如我德我勛唐無疆天子之無疆本太宗休命

高宗康頌三

肇為址為堂實勤實勩付俾厥裔丕承后帝思不忘神
祟靜康不耀而光不求而昌自中方外達夷羌聸我大
邦助祭在於廟執貢朝於王油油時雲雨厥百穀漻漻
景風扇彼嘉穀飴口飽腹以厭以足俾壽而福都阜成
天人

中宗興頌四

屏蠆之毒疊而為蝬謀虐天之族天佑聖祚八柱將覆

帝告五臣保翼朕躬赫赫彤彤日升雲中百臣受命鉞爾頑兇故曰再造我天下生人舞鼓既成矣又奉父母

睿宗德頌五

后戚之禍再興有危兢兢廟祧震怒陰命聖子翼登聖父奮其神旅宵杖金斧殄殲逆亂大聖照臨元元宅心歸祚於有功有德於乎盛德

玄宗文頌六

丕鑠玄宗之明克孝克仁允武允文宣祖宗之光垂於

子孫盛禮畢舉大樂畢成百蠻來賓元元阜殷戎或不賓遺師徂征罔不頓顙蹐於雷霆在漢方昌用刑慘酷中都繫考六萬餘人使者按録誅千萬人其後賢王光武赫赫誅沛賓客以千以百孝明稱賢楚獄連年坐死逮捕以萬以千猶曰漢祚宜長越我祖宗不忍用刑至於玄宗哀彼鈇鑕降為鞭扶誕告萬國大為屋室醫彼百疾追懷登遐止害禽畜旁為陂池養鱗介族既濡既渥昆蟲草木享國五十年寓縣晏然逆臣犯天天念蒸

人若曰寧我負恥不忍人戰死乃告元子理兵朔鄙西
幸蜀都命元子受圖天下既定父堯子舜歸於國都無
不忻愉無不涕濡傳聖自頤升靈太微嗚呼上聖之道
之純不可度思

肅宗孝頌七

穆穆孝慈有如肅宗之誠達於神祇爰訓六師震登北
陲陵陵雷馳西戎南蠻北狄東夷咸舉其旂佐皇之威
帝心如天無噬無慾翩然丘岳破裂崖谷逆隸傾覆朝

社大復届於海之外服以盟以濯以舞以躍帝在東宮孝如文王蒸蒸其心天地知其孝既收鎬洛祀於陵廟奉迎上聖天日並照有凶有孽將噬將齧我祈方設則已顛蹶如燀於雪尊嚴而仁仁覆而嚴大臣小臣莫不潔廉躬勤百度百度如其素

今上昭頌八

大邦之興維天相之曷興曷相有德繼王昔殷王盤庚武丁紹登殷明矧我帝君丕承天命疊引其慶生我皇

聖幼冲聖敬實左右肅宗開國御戎羣師禀教舉則成
功自西自東如霆如風蕩滌元兇罔不率從既登大位
於變時雍人咸曰上如太宗延億兆斯年地博天崇罔
不爾容玄宗元孫為玄宗烈文肅宗元子承肅宗孝理

平原公遺德頌

維上帝降靈為賢弼我大邦鈞明說望協期陳謨仗鉞
出師丕赫厥勛大君以距嶺緣湖八州之域天下震擾
此邦全寧内輔宗師外飫軍旅咽頤荆越鍾以眷右乃

命平原賓護東宮而尊大之師長邦憲肅清華夷朱旂暢轂平原戾止秋霜伊何視我直方春雨伊何弘我愷悌公張氏諱鎬字從周河内儒家時賢薦讓詔書徵起三年之間位登將相吉甫方叔平原兼之間歲臨海往往頑覆浙左淄上饒灊皖寇徒戕害長吏潛逼鍾陵宜春盜帥家兵遍山吏不敢問又愁苦之公黙麾偏師勿駭吾人無聲無色羣兇梟夷下遂其順上遂其仁咸曰不有平原遑恤吾身平原之政以類而舉是邦胡寛公

龕於鎮八州文武吏人老幼途哭家祭不能舉首夫山傾川竭未為成災大臣盛德捨榮即哀災之大者刻頌之義發乎心播乎聲施事為教感哀為德公故吏侍御史博陵崔貢文明殿中侍御史昌黎韓洄幼深監察御史趙郡李惟岳謨道大理寺丞王士華子秀刑部尚書員外郎袁州刺史張澹惟清袁州别駕吳郡陸調牧臣及耆壽袁維清彭正運施希廷李開雲百姓彭伋潘玉等一十二人咨余為頌撫石而泣故其詞也哀皇矣明

皇求公於埜官在諫省將鋤悖尅謂公有勛庸授公肅宗納為輔翼專征獯戎或蹇或通易簡昭融帝命平原八州隄封深湖大江宣布睿德淳此下國蕩除妖賊安其父子爰及家室皆萬皆億山川出雲生此元臣獻歲發春三靈化醇今則逝矣南方愁辛嗚呼平原如其仁如其仁

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并序

大蜡之祭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導

之故曰九川滌源因迆滙而瀦之故曰九澤既陂以疏天地之氣以利元元之用崇伯汨五行而殛羽山臺駘障大澤而封汾川洪範首之春秋載之地有廣狹事無今古大江鉅區惟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四十里菰蒲菱芡之多龜魚鱉蜃之生厭飫江淮膏潤數州其傍大族強家泄流為田專利上腴畝收倍鍾富劇淫衍自丹陽延陵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萬室旱則懸耜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與予八十一

斷嗚呼曲能掩直强者以得之老幼怨痛沉聲無告永泰元年王師大翦西戎西戎既馴矣生人舒息詔公卿選賢良先除二千石以江南經用所資首任能者是歲十一月二十三日拜前常州刺史京兆韋公損為潤州聲如飈馳先詔而至吏人畏伏男女相賀即日上無貪刻下無寃憤公素知截湖閏壤災甚螟螣臨事風生指期以復羣謗雷動山鎮恬然中明獨裁文之以禮乃白本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公元甫中丞撫掌愜心如公

之謀且曰興利除害待其人而後行非常之政敢歸叔父公乃申戒縣吏卒徒闢之人不俟召呼扑從役畚鍤蓋埜浚皋成蹊增理故塘繚而合之廣湖爲八十里像月之規儔金之固水復其所如鯨噀射洶洶隱地雷閧泉中先程三日若海之彌望灝灝如吞吐日月沉沉如轀蓄風雨所潤者遠原隰皆春耕者飽憂者泰於是疏爲斗門既殺其溢又支其澤沃塉均品河渠通流商悅奠價人勇輸賦遐邇受利豈惟此州每歲萌陰秉陽二氣

相薄大雨時行羣潦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龍見方
雩稼穡其渥時前相國彭城公劉尚書晏統東方諸侯
平其貢稅聞而悅之白三事以聞詔書褒異焉彭城公
宣命至江南捧詔授公公率元僚掾史令丞以下至於
耆艾西向拜手忻戴皇明人心上感天降嘉澤如有神
祇昭協厥志公正直而和專靜而斷嫉惡宥過惠人察
奸純鈞精堅百練不耗伐冰之貴降從士禮詩云靖恭
爾位好是正直宜其享福也吏人入賀公拱而謝之曰

尚書劉公觀察韋公奉行王澤也鄙何力之有焉丹陽令杜孟寅秉公之清白延陵令李令從如公之愛人金壇令胡玘禀公之成規及丹陽耆壽周孝瓌百姓湯源等拜首而請曰兊為澤兊悦也水歸於澤而澤悦於人百年浸塞而公啓之臣哉隣哉克諧帝休永代是式三縣無灾若不碣而刻之則王命不揚於厥後後之人無以倚賴也華嘗學古見訪為頌曰

望沄沄兮視冥冥鳥閑魚樂葭菼生膏腴利倍起訟爭

斯人怨抑痛無聲韋公正直動神靈百年游淀為漻清
饑者飫兮病者寧詔書光寵恩濡榮劃然眊矇復皎明
追琢刻頌揚茶馨

四皓後讚

時濁代危賢人去之商洛深山鸞鳳潛飛漢以霸興皇
王道喪玉帛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可動而起龎眉
皓髮來護太子至尊動容奪嫡心已四賢暫屈天下定
矣返駕商山白雲千里

隱者讚七首

嚴君平

先生冥冥隱於卜肆宗師老氏精究易義爰衣爰食止足非利垂簾燕居默養真氣誨人不倦人悅其風曒昧柔剛在我域中心與世遠事與人同不臣大君不友上公在貴反賤齋明若蒙遼哉遠哉微玅玄通弋者何為仰慕飛鴻

嚴子陵

五彩雖美玉不汙質光武盛明子陵不屈羊裘魚釣以此終日網羅遍埜乃致雲鴻降尊申舊延卧禁中舒禮展肢加於帝躬星官告占天下聞風富春長往漱濯清江

申屠子龍

齊宣燕昭折節下賢羣儒畢至冠帶森然天子尊崇益於堯年爰及暴嬴書焚人坑東漢祖宗悉尚儒生生徒横議公府畏名肆其吻端以正鈞衡物極變興子龍遐

征身全道高惟智惟明

陳留老父

去危圖安危則不隕竭而後汲力亦隨盡麒麟遐步終日不跪逃刑諸生自脱何晚深乎智叟孫遊冥遠

管幼安

我爨我衣我耕我食推心而動神佐正直溟波是涉仗此之力島夷卉服移吾淳德衡門栖遲台佐讓職時非吾世語不如默

留侯

孺子心壯陰仇國寃結客飛鎚天下雷喧神付幽符帝納容言去則項亡就則劉興唯天有鑒類日之昇玄機靜運四海波澄絶粒謝㕀方追赤松强爲國起鎭定東宮安危在我萬古清風

皇甫義真

桓靈政昏釁因宦者黄巾四起血流天下京師動揺鬼哭匝埊義真受鉞誓衆而前即日掃除京觀如山渠帥

已死破棺折元謡頌風興家邦獲安世故紛紛罕有令人既成其勲又保其身東漢純臣嗚呼義真

先賢讚六首

管敬仲

小白圖霸尊周服楚聿求仁智扶我此舉叔牙知人拔管於廡一言而合爰制師旅布命諸侯威行九土周王南面列國來朝朝服濟河心無動揺束髮左袵遷乎一朝邢歸衛存楚貢包茅懸車北討山戎遁逃三歸備職

不足累德七子仕楚後人寤聽

隨武子

周衰晉霸世有哲卿范武在秦晉國如傾將中軍帥世主夏盟典禮攸興刑政以清神歆正詞國賴直清諸侯朝貢楚不敢爭告老歸政身全德明溥傳嵩岱首冠春秋楚子歎息趙文綢繆馨聞百代風暢春流

東里子産

荆王晉侯虐我小邦南則荆侵北則晉攻捄首捄尾踾

不能起當炎獲翟國氏之子孫明内斷頌興謗止入陳
事周權禮並理諸侯新睦霸主悅喜遺愛不忘我行溱
水

鴟夷子皮

龍蟠幽谷潛伏非時蟬脫高枝飲露而飛進如風行退
若雲歸冥冥其義幾赫其歸小粤霸興强吳蕩夷功成
不居先生傳之

樂生

明明昭王文武樂君君臣相趨龍見雲蒸既佐弱燕削恥南伐風驅雲鼓齊國瓦裂甲厥罷人旌其故節宗奭樂罷歸獻燕闕化弱為强摧堅俾折鎮以仁義期之感悅梁趙屏風秦楚餌節天厭諸姬燕不可扶昭王不席樂生道孤讒行將換齊復為都季命隣君君告謀燕痛詞而泣義貫於天動飈遐舉攝轡將奔趙王慚羞故國獲存赫赫高皇戎輅北轅徘徊趙墟封其子孫遺風可師名教之源

謝文靖

在昔符秦將伯晉邦百萬雷行飲馬竭江江淮岌業力屈則降謝公從容子弟董師以少擊多一鼓殲夷

二孝讃并序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覩朝廷之容耳不聞韶夏之聲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殁奉以哀穿壙起墳出於身力鄉人助之者哭而反之廬於塚次號泣無節侯氏七年矣程氏三

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乎哉埃垢積首草生髮間每大漠晨空連山夜寂人煙四絶虎豹與隣擁墳椎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背爛心朽皮枯節攣草木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凝閉殊鳥異獸助之悲號萬物有極此哀無窮大哉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如曾參不忍離其親生既不忍歿忍離之哉二子之孝過於曾氏矣昔吳起忍與母盟陳湯忍匿父喪起誅復楚伯而戮死湯功釋漢恥而囚廢神道昭昭若何無

報九州之衆誰非人子踐霜露者聞風永懷士有感一
諾一顧猶或與之死生嘉一草一木猶或為之歌詠而
況百行之宗終天之慼乎華奉使朔陲欲親往弔焉屬
河凌絶渡願言不果憑軾隅川寄聲二孝同為讃一章
敢旌善人所以附惇史其文曰
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於親者為子忠於君者為臣兆
自天命降成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愚及智就為之
禮文禮文不能節其哀繄道德之元純至哉侯氏創鉅

病瘢手足胼胝成此髙墳蔬果為奠茅蒲為茵其奉也敬其生也貧大漠黄沙空山白雲柏庭既夕松路未晨冦戎接境豺狼成羣夜黒颸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旻風雨漂揺支體鱗皴色慘莪蒿聲酸棘薪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絶配瞻前無隣冬十一月河冰塞津吾將唁之其路無因寄誠斯文揮涕河濱

靈濤讚

泱泱靈川滄溟一支每歲八月雄濤應期昧爽風生凛
若切肌凄清陰滃曠朗陽晞雪山横江神物驅之萬里
齊足千車並馳雷破天動山搥地移湯室雲分却躍鷺
飛突象瑳切奔鯨合離踣逃夔魑竄蟄龍羆共工折柱
武安行師羣源委會祥怪叢滋熾毒乗人帝降明威一
日再至洗其纎疵仲秋大至以蕩以夷世稱伍員忿憾
而為肇開混元寧莫常斯惟天陰隲日用不知是述是
讃嗚呼慎詞

李遐叔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遐叔文集卷二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顧裕涇

李遐叔文集卷二

唐　李華　撰

三賢論

元魯山　蕭穎士　劉迅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之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辨況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為怪譎之音太師樂工

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於顴頯被緼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畧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統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

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
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
獎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猶朋友之急蒞
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謂王者作樂
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
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推是而
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
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

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為煩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録次序纘修以迄於今志未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練之鋼不可屈折當興廢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

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為人師矣學廣而不偏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為任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絶孤厲不可謂不知者言也茂挺父為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才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亦無憾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哉曰三子者各有

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公矣每見魯山則終日歎息謂予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參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崿伯高含大雅之素崿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謀道沉邃廉靜梁國喬潭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

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挺卿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退而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真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叔堅明而粹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頗

川陳讜言士然談而不厭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靜不渝潁川陳兼不罷行古之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内以為德選汝南邵軫緯卿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同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擄德隣恢恢善於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幾名重

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畧維之履道體仁有畧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劉頴士端踈明簡暢頴川韓極佐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頴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顔公重名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顔謂之頴蕭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洎華最善天下

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於安康蕭歸塋先人殁於汝南今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也予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怍云

正交論

上古無文飽於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哉至於善惡分利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奔走之友夫友天

縱也亦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還為左衽無歸
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死於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
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
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柩動色由是近於骨肉之恩
不止於交遊而已矣王邑崇繼前好父事君卿梁松
恃貴遺舊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兼善是知人事
艱難僅發於造次生死變禮不必更相代朋友漸於
講習緣情而親於我為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望而

不從厚賓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德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良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行國樹之以私經啓其心而修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性術攝稱從之聲與賓諧次諸侯無貢士及於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六經王策既良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理司馬無論材之政猷或先王教存國有君子聖人生於魯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噎口復明疑孔伋孟軻之徒並不

儒尊漢代人心尚樸辟署由州郡公府往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好學海內翕然是以王室多柱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降及魏晉亦未甚媮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聚散懷牒自命積以為常吠形一發羣響雷應銓擇多誤知之固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蓋由此也況衆邪為雄孤正失守誘中人之性易於不善求便身之路庸未直道不從流俗偷身俟死者盖寡焉加以三尊闕師訓之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

府無良服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為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專經學淪於苟免者也師乏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曠徼倖道長而純懿道消悲夫禮首於冠而成人筮日筮賓即事於廟同師之友鄉邦之族醮而禮之楊疑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友何以不敬雖有暴慢無自入焉嗚呼士夫畧之禮

以墜於地久矣信義不厚斯有漸歟後進未較是以非辨者多附成而遠敗成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矧弊末乎於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風動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於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愛苟患所不至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攜者人道

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强不者僕妾恒性愛予遺親者犬彘之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絶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不好甘而惡章貴棄同而即和鮑叔潔廉而敬管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罷交議宜然義在切切偲偲匡救其闕善則輔宣之過則以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寘於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茍能久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

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行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務省諸身而已矣

質文論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

之禮非酬酢裼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痼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

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為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有羿奪之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岳而羿浞愚弄鬬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國由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

哉漢髙除秦項煩苛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於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禄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强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並興四夷多難復子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惟康王垂拱囹圄虛空逮至昭王南征不返因是

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師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强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𡗝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至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

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縟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宜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褻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筴之信而陳勾僂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濆日乜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

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卜論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於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氣於介蟲為長

而壽古之聖者刳而腹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夭戮之腹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於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徼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

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㓕血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葢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烱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悉然是亦為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享羶腥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

妄作也夫潔壇墠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答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公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卦辯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蓍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一首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兇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撫國理兵北朔登賢為輔讓子以續公賚册書亦捧瑞玉聖人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元踴躍命帥中軍謀殲羿浞人或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曀明退師儲宮出守函谷入為尚書正色諤諤又刺汾澮遽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悽悽帝懐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

虆殂閬中國瘁人哀喬嶽隕躓輔星昏霾天子洟涕迎
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
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濵以慰南國

四皓銘一首

天静地一默成四時人妙其用三靈推移邈蜕秦禍出
扶漢危道不可屈南山採芝飽和全終皆享期頣山下
水濵四墳纍纍悚慕玄風俳徊古祠

故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

梁公諱峴字某其先隴西人曾祖曰吳王太宗愛子也父曰信安郡王玄宗之大臣肅宗之軍佐也公年二十學道於大智禪師志深行苦禪師謂曰汝當為國家陳力緣不在此也自太子通事舍人五遷為魏州刺史化行河朔再遷為京兆尹歲大水至尊幸溫湯每冬為恒幾補進奉萬計公止府縣無所獻上知其貞亮益以重之甸服千里饑不為害忠矣哉權臣所排出守零陵再遷御史中丞荊州等五道副元帥徵為宗正卿鳳翔太

守時兵荒之後兩京未復公為政人不勞而公賦足智矣哉除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公明賞罰而隱人過下吏不逮上延威伸令引自謝責而慰安之推德及人剛柔皆化仁矣哉平訟獄刑察以人情斷以古義正詞匡上直法伸下明矣哉遷吏部尚書平章事以正直進以正直退貶蜀州刺史遷為御史大夫兼江陵尹節度觀察使入為禮部尚書宗正卿加黃門侍郎平章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可謂大臣歟行乗益

之道事堯舜之君公志不申元元失望除太子詹事又歴御史大夫禮部尚書遷吏部領選江西改兵部復命至南陽詔兼衢州刺史一州之人如得父母永泰二年八月薨於衢州一州之人如絶乳育天地痛心朝廷悲懐贈太子少師謚曰某兵部尚書少師同先父之職國家孝治追其世德乎周之興也内有周召外有伯禽康叔漢之盛也東平入輔聖德巍巍公為股肱衛侯之哭柳莊曰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公可謂社稷之臣歟

夫子稱閔子騫曰孝哉閔子騫稱史魚曰直哉史魚宣
盛德者一言蔽之與公遊者詠公之德曰柱石天下儀
刑縉紳宗韓房後惟公一人公享年五十五伯兄峘戶
部尚書統江淮嘗與公並為御史大夫及公之逝伯季
同齒哀哉仲兄嶧戶部尚書散騎常侍一門親賢繼美
畢榮盛矣哉公嗣子大理司直孝孤女范陽盧浩妻哀
有餘禮孝因其心孝矣哉哀奉世父尚書公之喪帷自
信安歸於上都跣行號哭三千餘里以大歷二年某月

日窆於其原禮也夫人河南獨孤氏祔焉夫人其官其之女以才淑禮法聞於邦族公為茂德崇勲之後享大名尊位有令兄弟有賢夫人有孝男有孝女全美如是雖古烈無之

李夫人傳

夫人趙郡李氏諱其字其號惠曰自後魏義豊懿公璨七代至明經君玄福道義德禮歸於一門魏史所謂事親孝謹風度審正是也年十三歸於貴鄉丞范陽盧公

善觀姑崔夫人待子婦甚嚴年髙多疾自夫人奉養體氣日和姑視夫人愛子如也夫人奉養姑慈親如也撫下掩其小過因而誨之則大過無從生矣姑怒責幼賤夫人則跪請曰此誠違教尊宜降責新婦不安請引外懲恥既而輕罰復命姑或未厭則曰責誠未塞伏以尊慈恐他日追憐傷尊之心崔夫人撫而咲曰李新婦不惟安吾兼變吾性自是委以家政其柔明婉敏皆此類也盧公嘗為宕州司法參軍夫人隨官西南羌戎不知

長幼之別夫人之威儀敬順聞於殊俗羌戎化焉太夫人因疾喪明夫人奉衣則安奉膳則飽每曰此女在側吾忘失明及居憂泣血三年終身銜慼讀論語詩書禮傳古史箴頌近世調賦合於雅者盡諷之善鼓琴幽閑自娛志普門之教肹蠁符應六姻孤幼歸夫人者如不孤焉開元元年終春秋五十無子有女一人孝慈明惠如夫人之德歸於安邑令趙郡李公遺孤檢校吏部員外華不及逮事感慕罔極聞於外家十不存一哀書大

畧敢告史官

唐贈太子太師崔公神道碑

禮之中庸曰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是禮也於國為恩於人為孝朝廷贈趙公之先人故晉州司法參軍贈清河太守三至太子少師褒少師之德揚趙公之孝國之恩也書之洪範曰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趙公奉若少師之訓為國股肱翊大君之明可謂忠矣傳曰有明德者必昌於後世後必有達人故叔梁紇

有子曰文宣王陳仲弓有孫曰司空羣積德於身以垂
厥後猶洪河廣大於涓流太山峻極於丘陵藴百行惟
少師宣六德惟趙公父慈子孝移孝於忠盛矣哉維烈
山氏以稼穡代畋漁伯夷以秩禮諧神人太公以大勲
平禍亂季子以讓德辭社稷崔氏其後也有魏臣名琰
降至宋度支郎中贈兾州刺史元孫隕身成名興起百
代生魏吏部尚書左僕射貞烈公亮六為吏部郎三為
吏部尚書再為大中正連部二千石一為大將軍歷寺

中太常光祿大夫男為部官女為九嬪與伯父之子僕射休首出羣姓為海内甲門孫曰肇師以令望為中書侍郎以才辯為聘梁使中書孫諱道淹北齊安州總管掾生少師之祖諱方騫皇朝萬年主簿臨洺子臨洺子生少師烈考諱貞固皇朝武功主簿贈吏部尚書娶趙郡李氏新定之子高都之姪中外之甲光標士林少師諱景晊清河東武城人也三歲丁太夫人憂十二居武功艱號哭無時隣里輟相終制讀書歲不踐閾一覽數

紙終身不忘年十七與親兄晙一舉明經同年擢第二十三調補梁州南鄭縣尉以能政聞轉蜀州晉原縣尉以清白器幹為按察使倪若水表薦大理評事以親累貶利州葭萌丞歴梓州鹽亭丞晉州司法參軍公風度詳雅器宇方深有道者悅之而不厭不仁者憚之而遷善蘧瑗在衛衛多君子子賤居魯魯有賢人若至聽訟必察臨事能斷吏不忍欺人不敢犯刺史齊景胄泊州長舉公清明中正差充支使畢構代齊假為判官開元

三年終於官舍春秋四十權厝於印山玄元廟西北原公之逝也宗族嘆曰孝可以動神祇而不壽僚友嘆曰仁可以師天下而不貴聞者歎曰清可以激貪俗而不昌命矣天乎盛德必興宜有後也夫人滎陽鄭氏皇朝兵部郎中衛州刺史玄昇之子吏部侍郎平章事惜之女弟以德範儀少師以才明訓趙公天寶十二載享齡六十九終於京兆崇賢里殯於長安南社陵原有一子二女神龍中申明舊詔著之甲令以五姓婚媾冠冕天

下物惡大盛禁相爲姻隴西李寶之六子太原王瓊之四子滎陽鄭溫之三子范陽盧子遷之四子盧輔之六子公之八代祖元孫之二子博陵崔懿之八子趙郡李楷之四子士望四十四人之後同降明詔斯可謂美宗族人物而表冠冕矣在周則邵單爲公族嬀嬴爲上國西京竇傅之貴東漢袁楊之盛魏以荀陳爲德門南朝以王謝爲高望方之於公川谷江海也嗣子圖以文學早知名射策上第官歷臺省尋拜蜀郡長史兼御史中

丞加節度使時安禄山起幽朔連陷潼關賁表腰金䌝
迎𤣥宗省表垂泣召宰相謂曰世亂識忠良今見之矣除
中書侍郎益州長史節度等如故及乘輿至蜀朝廷羽
儀如京之制終古難之肅宗幸彭原將復天下以斂南
無事不假此人詔赴行在洛以締搆扈從還宫日月並
照𤣥宗獲申聖慈肅宗獲申聖孝鄭侯功大博陵賞尊
詔曰一匡天下大庇生人遷特進中書令集賢殿大學
士修國史封趙國公昔成王以曲阜命周公王曰叔父

親親也以營丘命太公王曰叔舅賢賢也惟肅宗以亦趙國錫崔公令上以少師贈先公三代之極敎也後轉太子少師兼御史大夫東京留守尋爲工部尚書揚州長史浙江東西二道觀察使吏部尚書知省事餘如故又轉尚書右僕射四年某月日龜筮叶吉奉少師滎陽夫人之喪合祔於東京河南邙山之某原禮也世傳清白子孝臣忠山東士大夫以五姓婚姻爲第一朝廷衣冠以尚書端揆爲貴士惟公兼之清河崔氏至趙公三

代僕射可謂盡善矣太山羊道世傳清德北海范毓兒無常親緦比二者為公家法華學故史氏敢播風烈焉昔孔悝銘鼎備舉前代史克頌魯獨美僖公用以誕敷先人昭示後代在禮然也今兹作頌書國家之孝理列聖君之得人崔氏之世緒少師之懿範趙公之孝思士正祖德末為不朽崔氏之門為不朽矣若斯者華安得不頌之其文曰

周之上公讓為大夫秦之司徒家於冀都伯從清河德

緒繁多仕至揚州出將封侯惟德惟𧰼魏之中尉降及元魏郡從並貴才如尚書德如評事古之廷評伏念惟刑我聞德聲繼佐葭萌安道和俗化行三蜀彼汾之曲片言折獄清風人穆升聞輦轂葦轍蒲帷公行不歸哲人其萎後賢用徽滎陽夫人柔明佐君嫁有喜聞苗代馨芬高陽才子唐虞多士克先趙公大雅爰起有子如是可謂孝矣崇原既平伊洛攸清永安厥靈萬有斯年子孫以寧

慶王府司馬徐府君碑

君諱堅字𠀤名與宗人同故以字稱東海郯人也象德所自如山積高佐人施澤如水鍾下三代以降仁賢不絶至宋齊間位望𥁞尊三公令僕常伯卿將追贈袞司降嬪帝女南朝衣冠宗正國子博士東莞男諱文遠有盛名於國朝東莞生王屋令士安析城以東人受其賜王屋生大理卿贈越州都督諱有功社稷之衛也髙宗棄萬國太后臨朝宗室元臣以猜受釁頑虐阿指扇成

大獄海内懍懍不保其生凶殘朋黨嚼牙頓翼起於上國延及諸夏不止於此將圖我國家三分烝人其一為血宗社垂靈而生大理俾幹刑典扞蔽本朝元惡憚其義烈人鬼衛其愷悌惟身與族隨正而行爭性命於豺狼之口解威怒於雷霆之下大者完州郡小者活門閭累為羣兇所排阽於破滅神佐貞獨終以真合昔咎繇事唐虞釋之定國當盛漢赫赫大理而丁此時功倍古人聲動百代是之謂也君即大理之元子直温秉廉深

於德行祖考之訓叢乎厥躬以蔭宿衛調臨郎主簿親累故也歷懐州參軍郡王府戶曹陜州司法清方知名朝廷以先父之勞超拜大理司直聞者皆垂泣而喜平端讞議果振家風皇舅太尉希瑊以先大理嘗拔家寃表讓官於君以申蓼莪罔極之慼拜恭陵令除陳州別駕改陜州入為岐王府司馬轉慶王府階朝議大夫襲封東莞侯開元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終於洛陽南郊居春秋六十八不登期頤不至大官嗚呼惜哉天地之

於物順也君子如之窮達之於人命也君子安之為君德性與是相凖執親之喪哀毀逾禮追啓手足不貽憂於坟墓孝也守官廉平未嘗違道干譽奉長臨下小大悉心一夫得罪則為之損容色有可緩者忻忻然出之仁也惠文太子之在岐邸膺敏好學上最寵念四時鍾渥澤賓客多詞人君每引道書滿盈之誡以扶俊德忠也仁孝與忠雖無位為貴禮所謂以道得人而已況承前人之烈光被聖代之冕服乎夫人贊皇縣君趙郡李

氏北州望族左司郎中公掩之孫杭州刺史自抱之女
左司博古杭州知人訓成懿淑光配有徳後君六歳而
終合祔於濟源之燕川南原龜從筮從兆因徳叶嗣子
光禄少卿轂前蜀郡兵曹參軍殷句容尉毅出言舉足
不墜孝慈轂行備忠厚辭無枝葉朗而不華直而容衆
有古人之情君子之度為大理正負荷前猷歴宰三縣
牧守一郡人感懐之刋石繼起再涖京邑不求名聲推
心而理盛徳有後曷其崇髙神道聰明豈曠人欲君從

父弟惲御史中丞陳留太守河南採訪清廉有威所向
霽肅大理歿而有中丞中丞歿而有光禄徐氏之興將
在裔乎爰族幽兆與天地極是文也華無媿詞銘曰
三命益恭慶祚猶鍾矧我大理金人門宗扞蔽皇家枝
梧羣兇百族感慕大哉勲庸克生茂德山鎮泉塞卷以
道風舒為士則如何喆人終始藩國在昔偃王仁義迫
興沿源而下勲德相承或西討濟河或北義延陵又有
達者魯連服膺綿綿世祀奕奕髦士晉宋齊梁名臣繼

起薦躡公府連嬪帝子東莞以降羽儀清朝美矣哉如金如玉如翰如翹君子踐修德音孔昭抑抑仁人宜於進退合符黄老不皦不昧推心無方我德用大建世何居松門已藹永言孝思光禄有之式播芳烈為將來師

東都聖禪寺無畏三藏碑

惟和尚輪王梵嫡號善無畏釋迦如來季父甘露飯王之後其先自中天迴因難分八王烏荼父曰佛手王以和尚生有聖姿早兼德藝故歷試焉十歲統戎十三嗣

位睹諸兄舉兵搆亂不得已而後征之接刃中體捍輪傷項軍以順勝兄以愛全乃白母后告羣臣曰向者親征義斷恩也今以國讓行其志也因置位於兄固求入道太后哀許賜以傳國寶珠南至海濱殊勝招提入法華三昧聚沙建塔誓一萬區黑蛇傷指而不退息身寄商船往中印度密修禪誦口放白光無風三日而舟行萬里與商人同遇羣盜阽於併命和尚慰帖徒侶默誦真言七俱胝尊全現身相盜果為他寇所殲寇乃露罪

歸誠指蹤夷險越窮荒踰毒水至中天境上乃遇其王王之夫人即和尚妹也和尚服凡品而徒侶以君禮奉之王問獲其由嗟稱不足菩提眷屬是日同歸慈雲布蔭一境丕變於是發三乘之藏究諸部之宗品偈章句誦無遺者說龍宮之義理得師子之頻伸名振五天尊為稱首那爛陀寺像法之泉源衆聖之都會乃捨寶珠瑩大像額端晝如月䰟夜則光耀僧有達摩鞠多掌定門之秘鑰佩如來之密印顔如四十許實八百年也和

尚投體兩足奉為本師鉢中非國食示一禪僧華人也
見油餌尚溫粟飯餘煖愕而嘆曰中國去此十萬八千
里是彼朝熟而午時至此何神速也會中盡駭而和尚
默然本師謂和尚曰中國白馬寺重閣新成吾適受供
而反汝能不言真可學也乃授以摠持密教龍神圍繞
森在目前無量印契一時受頓即日灌頂為天人師稱
曰三藏三藏有六義內為戒定慧外為經律論以陀羅
尼而統攝之惟陀羅尼菩提速疾之輪下脫吉祥之海

三世諸佛生於此門夫慧照所傳一燈而已殊異燈亦無邊由是有百億釋迦微塵三殊菩薩金剛總攝於諸定向月懸同於法身頓升階位隣於大覺此其旨也和尚遍禮聖迹周行大荒不悔艱難每所三至為迦葉剃髮愛觀音摩頂嘗結夏於靈鷲山有猛獸前路深入山穴穴明畫有摩尼立像左右侍者色相如生中印大旱求和尚請雨觀音大聖在日輪中手執淨瓶注水地中感咽於雙樹之下問往昔於佛世之人為者不言十問

其一鍬金爲貝葉寫大般若鎔銀起窣堵波等佛身相
母后謂和尚已化汨竭喪明及寄疏問安朗然如故大
雄威後外道如林九十六宗各專其見和尚皆隨所執
乘喻破疑解邪縛於心門捨迷津於覺路法雨大小而
均澤定水方員而滿器仆異學之旗鼓建心王之勝幢
使其以金制狂即身觀佛大師喜曰善男子中國有緣
可以行矣乃頂辭奉下至迦葉濕彌國中夜次河河無
津梁浮空以濟受請於長者有羅漢降曰我小乘之聖

大德是登地菩薩乃讓席推尊和尚受以名衣乃升空而去烏傷國有白鼠馴遶日獻金錢講毗盧於突厥之庭而可敦了請法和尚乃安禪樹下法為金字列在空中突厥之妻有以手按其乳乳為三道飛注和尚口者乃合掌端容曰此我前生母也或悟舉刃三斫支體無所傷破者唯聞銅聲而已至雪山天池而和尚不愈本師自空而至曰菩薩身同世間不捨生死汝久離諸相寧有病耶言畢而冲天則洸然而愈矣路出吐蕃與商

旅同次夷人貪貨率衆合圍乃密為心印而蕃豪請罪至中國西境夜有神見曰此東非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實護中州禮足而滅以馳負經至西川涉龍沙陷馳足没於泉下和尚入泉三日止龍宫而化之牽馳出岸經無霑濕睿宗道尊德盛立契無為詔僧若那及將軍史獻出玉門塞表以俟來儀開元紹興重光大化聖皇夢與真僧見其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圖之殿壁及和尚至止與夢合符天子光靈而敬悦之飾内道場尊為教主

自寧薛二王而下皆跪席捧罷為師賓大士於天台接梵筵於帝座禮國師以廣成之道致人主於如來之乘巍巍法門於此為盛有術者握鬼神之契參變化之功承詔御前効其神異和尚恬然不動而術者手足無施矣其餘秘要代莫聞也累請居外勑諸寺遞送隨駕至洛京詔於聖善寺安置自出內之後奔走華夷和尚臨之貴賤如一奉儀形者蓮華開於眼界稟言說者甘露降於心源超然自悟曰有其人矣法侶高標惟尊奉長

老寶思其餘皆接以門人之禮禪師一行者定惠之餘術窮天地有所未達咨而後行和尚質粹神邁氣和言簡不捨律議而身心自在不離坐席而願力俱圓有來畢應觸應無礙故衆妙懸解藝能兼於百工大悲普薰草木同於一子不知其極也於本院鑄金銅靈塔以此功德應縁護世手為模範妙極人天寺衆以銷冶至廣庭除深隘慮風至火盛災延寶坊笑而言曰無可為憂自當有驗及鼓鑄之日大雪蔽空靈塔既成瑞花飄席

前後奉詔禳旱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遍諸耳目矣從容上請大庇緇林正法之興係於龍象信也表求還國優詔不許開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右脅累足涅槃於禪室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法界凄凉天心震悼詔鴻臚卿李現威儀賓律師以其月日塟於龍門西山涕慕傾都山川變色弟子寶思禪師滎陽鄭氏明畏禪師瑯琊王氏皆高族上才超然自覺息言為樂說之辨妙用即禪那之宗入和尚之室惟兹二人而乾元之歲再

造天維大君心證無緣之悲躬行不匱之孝由是釋梵扈蹕天師濟師凶穢掃除人祇清淨位光付囑教大興行二禪教師爰以偈頌刻諸金口法離文字道不可名以慰門人感慕之心有同顏子喟然之嘆其文曰

釋宮尊種罷扶出持捨位成道為天人師度微塵衆行甘露慈仁消大怖辦洗羣疑法本不滅今子得之隨方演教聿來中國帝君承迎天花滿裓懽喜園花惟聞簷蔔百千萬億調服其心灌頂在昔聲聞現今山王高妙

海月圓深因於示滅空悲鶴林伊水西山㝠㝠玄室金棺此閉式瞻無日雙寳昭興教尊言密歸我者因因明悟實

故左谿大師碑銘 并序

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昭中而得自在過去大士皆惟左谿左谿傅氏之子法號玄朗字慧明其先北地泥陽人漢魏大族隨晉南渡家於義烏今為東陽義烏人也自江夏太守極梁居士翕賢達相承世謂居士為諸

佛化身杳不可測左谿則居士六代孫梵行之門宜生
上德母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谿心靜體安迄於乳
育生九年矣辭家入道兼綜羣言曰此法門之畎澮也
如意年中剃度隸義烏清泰寺尋光州岸律師受具戒
就會稽印宗禪師商律部重山深林怖畏之地蜀處巖
穴凡三十年宴居左谿因以為號每言石泉可以洗昏
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於所居一方
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懺其間如來諸大弟子皆菩薩

僧大迦葉之頭陀舍利弗之智慧羅睺羅之密行須菩提之解空此四者皆最上乘同趣異名分流合體舍利弗先佛滅度佛以法心付大迦葉此後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間有菩薩僧菩提達摩禪師傳楞迦法八世至東京聖善寺弘正禪師今北宗是也又達摩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又授大智禪師大智禪師降及長安山北寺融禪師蓋北宗之一源也又達摩五代至璨禪師今南宗是也又達摩四代至信禪師信又授融禪師住

牛頭山今徑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閒有惠文禪師學龍樹法授惠思大師南嶽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天台法門是也智者傳灌頂大師灌頂傳縉雲威大師縉雲傳東陽大師左谿是也又弘景禪師得天台法居荆州當陽傳其禪師俗謂蘭若和尚是也左谿所傳止觀其本祇樹園内常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以詮義因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脩空有皆捨此其畧也菩薩或以性海度或以普門化香象至底彌

樓最高其餘幽贊不知充滿法界夫知上法易行上法難脩上法易證上法難明謂左谿為有則實無所行謂左谿為無則妙有常住視聽之表巍巍左谿因恭禪師重研心法十八種物行頭陀教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最上乘詮第一義現聲聞像弘大覺心不可名也偏袒跪膝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天親近彌勒殫罄衣鉢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利降靈光發寺非正陽座屋宇凋落殿移則像毀財匱則力難左谿錫杖指揮工人聽

命如從舊館儼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耄期之歲同於壯齡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萬行無得戒為心本爾等師之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就滅春秋八十二僧夏六十四四輩號慟如慕如疑香木幢幡雷動山谷鄉人或夢左谿居寶閣第四重者寤告其隣與之夢協兜率天者第四天也願力所届廣度人天既荼毗已門人分舍利建塔於左谿遵像法也城邑之人願獲親近分半舍利起塔於州東原申永慕也左谿僻在深

山衣弊食絶布紙而綻掬泉而齋如繒纊之温均滑甘之飽誦經則翔禽下聽洗鉢則羣猿來捧宴坐一室同法界之大蕭然一院等他方之遊或問曰萬行皆空云何苦行對曰本無苦樂妄習為因衆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曰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大寥廓至若旱蛙躍流蟄犬能視雲雷興而獵者捨弓矢鱗介絶而漁者壤罾梁舉其倬然噐可殫載弟子衢州龍丘九嵓寺道賔越州

法華寺僧法源僧神邑本州靈隱寺僧玄靜淨嵩寺僧
法開蘇州報恩寺僧道遵皆菩薩僧開左谿之秘藏常
州福業寺僧守真杭州靈耀寺僧法澄靈隱寺僧法真
明州天寶寺僧道源淨安寺僧惠從本州開元寺僧清
辨純得醍醐飽左谿之道味入室弟子本州開元寺僧
行宣常州妙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傳左谿之法門新
羅僧法融理應英純理應歸國化行東表弘左谿之妙
願菩薩戒弟子傳禮王光福等菩提惠牙霑左谿之一

雨清辨禪師等荷擔遺烈見請斯文銘曰

慈石湊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設衆生來度我為舟筏將如趙代豈望荆越趨道云何知之在行殈煩惱鷲開絶滅城不住之住無生之生兜率天樂徘徊下迎潺湲左谿東入滄海青松白日人亡地在四輩盡哀時乎不待頌德空嶺𧉮衣無改

潤州天鄉寺故大德雲禪師碑

東南茲𦽅之上首曰長老雲公報年若干永泰二年某

月日湼槃於潤州丹徒天鄉寺人天痛慕江海寂寥御史中丞韋公元甫頃臨潤州常申跪禮無何韋公兼觀察領浙西按部至京江來修謁問長老曰如來遺教付囑仁賢貧道有檀像一龕敬以相奉意深言簡聞者淒然韋公致别之明日長老繩床跏趺無病而滅嗚呼至矣哉昔支遁與謝公為山水之遊竺法師與王度為生死之約古今同道如見其人長老每言曰得天師於牧馬求善法於鬻香不可不敬樂羊以食子見疑苾蒭以

草繁成忍不可不仁智瑶死於大縣頂生退於什宮不可不廉留侯先期而黄石悦玄謀懇乞而觀音降不可不信學此四者以為教端内訓緇褐外化羣品其餘觸類而長道遍恒沙長老法號法雲獲度於神龍之歲俗姓申氏其先魏都之望出於姜姓左右宣王詩所謂惟岳降神者也曽祖寧皇朝考功員外郎祖靖睦州遂昌縣令父儉不仕以復楚之忠烈相韓之勲伐蓄靈韜曜鍾美後人長老童丱人道誦法華經景龍歳受具於本

州龍興寺玄昶律師由是萬計俱圓各冠同列與鶴林絢律師偕往嵩潁求法於大照和尚以心眼視徹見無邊界果在掌中隨心舒卷喻菴羅熟終當自知此其端也道在兼愛故無棄物有志於道來問長老曰飲甘露者當淨其身有涉道未泓來問長老曰菩提為寶耶無知無德涅槃為空耶常樂我淨由是江景禪教有大照之宗焉至若願力所弘莊嚴佛教像飾同日月之照厨供盡人天之福積若山川流於他方凡聖去來緇素皆

以天鄉為中路之化城也夫三界為牢鬼神同死使桎梏輪轉無解脫時佛性在煩惱之中佛身即衆生之體大法平等無所不同雪山滿月是為真語同音半字寧為妄說如來毫相始於東土菩薩求法遍在西方慈悲之間固非一致若乃昆明刼灰夏時同學化來周穆之歲星隕魯莊之年甘泉金人之祀伊存浮圖之說謂之為妄則常情不測謂之為實則迂濶難明立定哀之時書隱桓時事憑魯史之文猶未之詳況超乎視聽之外

出乎名言之域固宜然也國史傍録往往合符者則宣尼稱西方有聖玄老云吾師竺感厥乾後夢孝明漸於中國楚王英尤敦此道嘗奉縑贖罪詔曰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其還縑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浮圖仁祠即塔廟也潔齋爲誓即禮懺也伊蒲塞則優婆塞也至魏受禪洛陽宮中有浮圖毀除之沙門以佛舍利擲水生光由是移於道車廣開禪室僧會楊化於三吳惠持演教於三蜀震曜聾

暫無代之法壞也因蓋吳同亂之積其後也賴曇休堅持之誓自菩提達摩降及大照禪師七葉相承謂之七祖心法傳示為最上乘南方以殺害為事北方多豪右犯法故大通在北能公在南至慈救愍曲無不至其餘則澄公威神止石羯之虐惠始定力悛赫連之暴淨檢尼部之初曇柯律藏之始道安垂範羅釋詮譯惠遠道生闡教於廬匡盃渡寶誌著異於江浙公之慈靈鎮攝智者之遵揚真極清儔昏季在壞尋舉稠公之衣而定興

廢馳仲尼之記而崇建立唐撫運同符聖覺中州徼外人智如林玄莊無畏繼興夷夏不可悉數舉其殊尤長老既滅門人僧某等戒還本原智人無學以某月十六日遷定於霍林寺西江湖晦冥道路悽慟初吏部侍郎齊澣採訪江東見天鄉殿宇傾圮軌尸完葺乃請禪師與絢公當謂寺僧乾最得堅固力求真實智乾元初奏請天下二十五寺長講戒律天鄉即其一焉爾後率同心願善繕理禮部員外郎崔令欽常為丹徒宗仰不怠

於何吳越震擾緇侶竄伏長老挺身於戈劒之間宴坐於虎狼之口大浸不溺大火不焚天鄉獲全長老之力也韋中丞以句容令田少文悦長老之風弘無生教故托句容護辦塋事刺史韋公損奉善逝甚深之㫖行菩薩廣大之慈大理司直兼丹徒令史坦惟爭道周如潤州者長之兄弟之子曰堂搆為當代詞人脩在家梵行與門人俾華贊德於萬斯年其文曰

至哉玄德高標法流法而不著行而不求輪王自在象

寶調柔黑夜生月驚波起州洲淪大浸日落中夜方外常在人間代謝性不遷易法無高下億萬人天從吾受化從受化已委順知時諸佛如是今廼得之清江朗月古人仁祠以我遺法為人導師

揚州隆興寺經律院和尚碑

菩薩調伏身心具一切智調伏心者為定慧調伏身者為律儀假煩惱而後有身心有身心而後開知見權衡並用何莫由之如來於鹿野苑中為五俱輪始開此法

持律第一有優波離如來謂戒為性源因定見性定為慧本因慧得常不依科教無所成實乃宣告四輩攝獲身心命以優波長老集毗尼藏以優波無緣此土摩訶迦葉啓廸當來而付囑之興禪同祖數世去聖滋遠枝剖條分令學者所宗四分為盛此間有數息諸觀以攝亂意是蓋禪那之濫觴也夫沙門奉律猶世間行禮若備中和易直之心而無升降周旋之節於為義非為義非為半人恭惟世間皆歸佛性體無分别俱會一乘勝

妙法蠡爰傾海水明徹寶罌方貯醍醐禪律二門如左右翼和尚執持戒律兼修定慧恩制落闕為人式瞻六十年矣和尚法號懷仁其人也惟天寶十載十月十四日晨起盥漱繩床跏趺心奉西方旣𥇦就滅於龍興寺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緇素弟子北拒泗沂南踰嶺徼望哭者千族會塟者萬人其上首曰越州開元寺僧曇一福州開元寺僧宣一常州興寧寺僧義宣杭州譚山寺僧惠鑾東京敬愛寺僧璿光潤州栖霞寺僧法瑜僧

乾印潤州天鄉寺僧法雲揚州崇福寺僧明幽延光寺
僧靈一龍興寺僧惠遠等天下甘露正味調柔人中象
王利根成熟音樂樹下長流福慧之泉雪山峯頂仰見
清涼之日金剛決定煩惱無餘優曇開敷香潔盈滿罔
不成實樂說辯才得法華三昧衆所知識物之依怙法
施之恩重羣居之慼深哀奉色身經始靈塔於其原像
教也幽公自幼及衰所親侍靜言玄梵俯托斯文試言
之曰先陀婆者分於一名摩醯目者夾於三點衆法歸

善羣緣體無道豈遠人弘之在我外離諸相猶行邪道
內度四生方為靈覺至若調牛良田唯待天雨渡馱巨
海何護持囊喻夫靈藥毒草同在林中甘泉淤泥共生
地下疇能了達惟我宗師和尚太原郭氏厥後遷於淮
在孩抱之歲誓齒道門親慈所鍾志不可奪因瑶臺成
律師受具戒律文有往哲所疑時賢或誤一言曲分於
象表精理自得於環中聲振京師如晞日月諸寺固請
綱領乃默而東歸既還揚都府允羣願常誦金剛般若

波羅密經如意輪陀羅尼般若佛心我得此心衆生亦
如謂天台止觀是一切經義東山法門是一切佛乘色
空兩亡定慧雙照不可得而稱也寒不加服暑不擯齋食
不求飽居不易坐四方施捨歸於大衆一身有無均於
最下朝廷之士銜命往復路出維揚終歲百數不踐門
閾以為大羞仰承一盻如洗飢渴和尚與人子言依於
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上人言依於敬佛教儒行合而
為一慮學者流誤故親教經論延來者聽受故大起僧

坊將警羣迷故廣圖菩薩因地善護諸命故曲濟衆生
壽量以文字度人故工於翰墨法皆佛法兼採儒流以
我慢爲防故自負衣鉢以規範爲任故綱正緇林發揮
道宗故上紓睿禮以感慕遺跡故不遠他邦以龍象參
議故再至京國以軌度端明故研精律部黄門侍郎盧
藏用才高名重罕有推挹一見和尚慕味循環不能離
坐退而嘆曰宇宙之内信有當人黄門於院内置經藏
嚴以香燈天地無疆象法常在太子少保陸象先吏部

尚書畢構少府監陸餘慶吏部尚書崔日用祕書監賀知章禮部尚書裴寛中書侍郎嚴挺之河南尹崔希逸太守房琯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渙禮部尚書李登詞人汜水尉王昌齡等所瞻奉顧同灑掃建塔之地廣狹如素高卑得中周臨四衢平覩千里門人環侍列相薦以名香空曠寂寥以哀以慰夫子門人輕重諸侯之國如來弟子皆為釋梵之師敬悅其風以偈銘曰

佛境無二佛心皆一隨其根源乃起禪律持戒外奬觀

空内謚是藏私耶衆僧秘密昏醉億萬求醒者希如來
戒定與爾為歸性空因戒垢重初微彼上人者深乎道
機真空不生妙果無得開明戒定洗去怨賊衣染利波
鼻聞薝蔔白月正圓如何昏黑昏黑既已四輩號咷不
見金襯空圖白毫月明江濶月落山高逈野孤塔羣心
鬱陶訓迪真子森然朗達阿難苾蒭迦葉菩薩仙髪承
足諸天奉鉢智火遽燃獨留緇揭月苦淮甸風悲楚川
千株茂樹百道春泉佛日長晦浮圖巋然哀哀龍象大

庇羣緣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道行無跡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滅而覺照圓明我天人師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為不二之門其定也風輪駐機其慧也日宫開照其用也春泉利物三者備體誰後誰先入無量而不動開法華而踴出湛兮以有無觀聽而莫測寥兮以遠近思惟而不窮智德皆空為真實際大悲恒寂遍撫羣迷月入百

川之中佛匝千花之上修而證者玄同妙有應而起者旁作化身先大師適來此土化身歟適去他方補處歟不可得而知也自如來現滅四魔横恣人天無怙寄命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身消大毒者伽陀妙藥拔陷扶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馬氏諱玄素字道清崇髙紹興於法外徑緒不繫於人間慈母方娠厭患葷肉長至之日誕彌仁尊生有異祥乳育安靜既齔稽首父母求歸法門即日獲請出依精舍如意年中剃度隸江寧長壽

寺既進具已戒光還照定水澄源鵝王之不受泥塵香象之頓除羈鎖未之比也身長七尺體無凡骨眉毛際臉口若方舟目不顧睇聲侔扣玉入南牛頭山事威大師撞鐘大鳴入海同味迦葉以頭陀第一大師亦斗藪塵勞聞一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之最堅比獅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慧風吹雲宇宙皆淨威大師摩頂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於別位開導來學於是騶虞馴擾表仁之至也衆禽之獻

果明化之均也接足有繞百千人俱大師悉以菩薩呼之教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源無漸而可隨無頓而可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吾當默然無法可說或有信願雙極懇求心要於我渴仰施汝醍醐問禪定耶吾無修問智慧耶吾無得道惟心證不在言通壞帝釋輪終為世論自淨而已無求色聲既悟者小無微塵大無三界當悟者内殊雖隱猶作來因藥草萬殊根莖等潤貌和言寡飢至飽歸或有聞尊稱而還善見色身而獨得

我無爾念道溥慈圓食不問醎酸口不言寒暑身同池水飽蚊蚋之飢渴道離人我順衆生之往來貴賤寃親是法平等故饋甘味而不辭同於糗糒奉上服而不拒齋於弊褐俾夫家有道侶府無爭人開元中本寺僧法容請至京口潤州刺史韋銑灑掃鶴林茲焉供養有屠者恣忍積骸如山聞大師尊名來仰真範忽自感悟懺悔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和尚大悲當應我供大師衲衣跏趺未嘗出戶公侯稽首不為動揺至是如其懇乞

忻然降詰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不仁皆同佛性
不生不滅無去無來今濁流一澄清水立現諸佛所度
我亦度之天寶中揚州僧希玄密請至廣陵便風馳帆
白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日度江梁宋齊魯傾都來會津
塞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丘陵皆委於所在行
無住捨禮部尚書李憕時為揚州牧齋心跪謁為衆唱
首望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塵沙
之數皆趨佛乘二州以貪法之心移牒踰月均吾喜捨

成汝堅牢無非道場還至本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赴哀位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奠望寺而哭十里花雨四天香雲幢幡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日四衆等號捧全身建塔於黄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申哀慕江湖震悼曩於寺内移居高松互偃涅槃之夕椅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憯慟天地晦暝及發引登原風雨如掃慈烏覆野

靈鶴徊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
至信大師信門人達者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
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義
無差別羣生根器各各不同唯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
既至百寶皆成汝能總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
為此宗融大師講法則金蓮冬敷頓錫而靈泉湧溢東
夷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授巖大師巖授方大師
方授持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真乘妙緣靈祥嘉

應僉具傳録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上首是也門人法欽徑山長老是也觀音普門文殊佛性惟二菩薩重光道源門人法勵法海親奉微言感延霜露繕崇龕座開搆軒楹時惟海公永報師訓廬孔氏之墓起淨明之塔世異人同法然長慕僧端等蔭旃檀樹皆得身香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訪使潤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

刺史韋昭理故給事中韓賞故御史中丞李丹故涇陽令萬齊融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嘗聞道於涇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諧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況乎傳信其文曰

濁金清境在爾銷練磨之瑩之功至乃現膏漬炷然光明外遍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啓迪瘖聾惟吾大師息言

成教捨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由心寂道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無餘性本非垢云何淨除身心宴寂大拯淪胥内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恒沙刼壊智月常圓

淮南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崔公頌德碑銘

在昔召公相武王除害去虐敷命帝廷周公佐成王卜

洛定宅登頌清廟奉康王會朝封宫克致太平惟崔公
相玄宗保寧聖德鎮安天下輔肅宗掃除凶穢紹享天
命今上振宣明威撫綏淮海惟申伯翊宣王登南邦輿
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輿崔公叶德同勲皆
姜姓也夫議盛德論大功贊大賢舉其殊倫卓然昭明
不已書其細申大體也故詩陳方叔之烈曰方叔元老
克壯其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今述
崔公亦不名不備官古之制也後魏尚書亮八代至公

海内首族人倫德範公少負文學重名且兼宏畧揚於
王庭甲科入仕歴京兆倉曹參軍再遷司勲員外丁太
夫人憂以毁聞終喪拜刑部員外兼侍御史知劍南節
度留後使逆臣起幽陵陷潼關至尊哀兆人思古公避
狄之義於是帝居西南依我心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劍南節度採訪使𤣥宗克讓聖子家爲唐虞公出納王
命至於朔方弼諧二聖孝慈光明自西自東殄殲元惡
天討之師岌如山行寇若霜藁鼔燎無存帝曰爾圖實

叶朕志宫中書令封趙國公公拜稽首臣敢上冒以負
天明帝遂其髙俾作少師訓東宫兼長邦憲居守洛京
乃傳濟王又典汾州王德日宣汾州阜安乃統江淮主
三軍督萬人加工部尚書時征鎮之司恃勲奸令公獨
露奏慝用輟興轉吏部淮南既清軍有餘逸吏難江南
萬里康哉六歳在鎮心馳王幄戀慕之極至於流涕獻
章請朝帝恩降允公不俟駕建旆將馳耆耋泣訴吏人
遮道即日詣闕乞留者三百餘人公申諭而行至於京

師天子大悅曰趙國公先帝元臣嘗為朕師自我不見於今六年有司如朕意待之加尚書左僕射遂淮南之請所部八州人舞手蹈足祕書少監兼廬州刺史長樂賈深忠於王室推心馭下嘉績昇聞戴公仁明思揚盛德合肥令彭城劉商先後之族臨人惠和一州之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數王德澤崔公封内我是以安其仁不銘其德不可謂賢華嘗忝公遊沓以為頌夫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公入掌三公之政出踐諸侯之長昔鄭

武公為卿士詩人賦緇衣魯僖公為周賢侯史克頌坰野敢附前烈以書公不朽故褒大臣則王室尊崇美政則王命行不唯頌公尊天王也今載公朝覲之禮以弘大之其文曰

思崔公出鎮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恢帝之功自蜀自朔至於秦宮出納大命決事於衷思崔公烈烈郁郁以邕以肅乃統淮服洎江之澳闐闐長轂霞旆霜鏃蠢爾兇毒罔不顛覆思崔公三世元臣德綏生人乃朝於

王王顧殊倫且曰東南歛化如春為朕腹心寧其咏吟思崔公入覲於王鑾聲央央珮玉以鏘秉珪奉璋公復於揚四牡其驤公慕彤庭涕濡於裳思崔公廬江州邑孰不垂泣我公之還陽和起蟄乃求樂石樂石爰立刋之頌之介福攸集州人斯及